

The Other Side of Me

我的另一面

——西德尼·谢尔顿自传

[美国]西德尼·谢尔顿 著

陶雪蕾 译

纪念通俗小说之父

谢尔顿作品

Sidney
Sheldon

译林出版社



The Other Side of Me

[美国]西德尼·谢尔顿 著
陶雪蕾 译

我的另一面

——西德尼·谢尔顿自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另一面: 西德尼·谢尔顿自传 / (美) 谢尔顿 (Sheldon, S.) 著;
陶雪蕾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1

(谢尔顿作品)

书名原文: The other side of me

ISBN 978-7-5447-3037-2

I. ①我… II. ①谢… ②陶… III. ①谢尔顿, S. (1917~2007)—自传
IV. ①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78439 号

The Other Side of Me by Sidney Sheldon

Copyright © 2003 by Sidney Sheldon Family Limite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idney Sheldon

Family Limited Partnership c/o Anton L. Janklow Associates, Inc.

through Bardonia 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3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著作人: 西德尼·谢尔顿 登记号: 图字 10-2011-067 号

书 名 我的另一面——西德尼·谢尔顿自传

作 者 [美国]西德尼·谢尔顿

译 者 陶雪蕾

责任编辑 冯一兵

原文出版 Warner Books, 2006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0.5

插 页 2

字 数 249千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037-2

定 价 32.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6
第三章	15
第四章	23
第五章	33
第六章	39
第七章	48
第八章	60
第九章	69
第十章	81
第十一章	91
第十二章	102
第十三章	109
第十四章	118
第十五章	128
第十六章	138
第十七章	149
第十八章	161

第十九章	170
第二十章	182
第二十一章	192
第二十二章	201
第二十三章	214
第二十四章	220
第二十五章	230
第二十六章	242
第二十七章	254
第二十八章	267
第二十九章	277
第三十章	286
第三十一章	295
第三十二章	303
第三十三章	313
后记	317



第一章

十七岁那年，我在芝加哥的阿富勒莫药杂店当送货小工。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份工作真是再好不过了，因为我可以偷到足够多的安眠药来自杀。我不清楚到底多少片才算够，只好想当然地以为二十片就可以了。我行事谨慎，每次都只是偷偷地往口袋里装上几片，免得引起药剂师的怀疑。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把威士忌和安眠药混在一起便足以致命，于是便下定决心这么干，好让自己必死无疑。

那天是星期六——我盼望已久的一个星期六。父亲和母亲要外出，而弟弟理查德还在朋友家。家里只剩我自己一个人，不会有人来扰乱我的计划的。

六点钟的时候，药剂师准时宣布：“关门。”

他可不知道自己这句话说得有多好，没错，现在就是关闭我生命中所有错误的时候。我知道，不对头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整个国家都不对头。

当时是1934年，整个美国正在经历一场毁灭性的危机。股市在五年前便已彻底崩盘，数以千计的银行关门大吉，各地企业纷纷倒闭，超过一千三百万人陷入了失业的绝境。工资骤降至每小时五分钱。全国各地有整整一百万流浪者，其中包括二十万儿童。人人都惶惶不可终日，曾经的百万富翁纷纷自杀，昔日的经理们则在街头兜售苹果。

当时最流行的歌曲是《绝望星期天》，我记得其中的几句歌词：

绝望星期天
整日阴云郁结
我，还有我的心
都决意让一切终结

周遭一片愁云惨雾，跟我的心境完全一致。我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看不出自己还有什么活下去的理由。我飘摇无依，内心痛苦不堪，极度向往某种无法言明、无以名状的东西。

我家在密歇根湖附近，跟湖岸就隔着几个街区。有一天晚上，我来到湖边，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当时正刮着风，天空乌云密布。

我抬起头，对着天空说道：“上帝啊，如果你真的存在，就在我面前显现吧。”

就在我伫立岸边仰视天空的时候，乌云汇聚成了一张巨大的面孔。一道闪电划过，这张面孔霎时目光如炬。我惶恐不已，狂奔着回了家。

那时候，我们一家住在罗杰斯花园一处小公寓楼的三层。演艺界大腕迈克尔·托德^①说他经常破产却从不曾觉得自己很穷，而我却无时无刻不觉得自己很穷，因为我们就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之中，这种贫困令人备受折磨，令人自感卑贱。为了省钱，你得在滴水成冰的寒冬时节关掉暖气，学会了不用的时候就关灯，还得把番茄酱瓶子和牙膏筒挤得干干净净。不过，我很快就可以摆脱这一切了。

我回到了我们家那间阴森的公寓，家里没人。父母亲过周末去了，弟

^① 迈克尔·托德(1909—1958)，美国企业家、制片人，是好莱坞传奇女星伊丽莎白·泰勒的第三任丈夫，作品《八十天环游地球》(1956年)获奥斯卡最佳电影奖，1958年因飞机失事去世。托德一生中有过多次投资失败的经历。

弟也不在。没人会来阻止我做我想要做的事。

我走进我和理查德共用的那间小卧室，小心翼翼地 从衣橱底下拽出那个装着安眠药的包，随后又去了厨房，从架子上拿了一瓶父亲的波旁威士忌，再折返回卧室。我盯着药片和威士忌，琢磨着这两样东西需要多久才能发挥效用。这之后，我往玻璃杯里倒了一点威士忌，把它举到唇边。我不敢再多想，于是仰头喝了一大口，那股辛辣味差点让我窒息。随后我抓起一把安眠药，正要往嘴里送，耳边却响起了一个声音：“你在干吗？”

我飞快地转过身子，杯里的威士忌洒了一些，药也掉了几片。

卧室门口站着我的父亲。他走上前来。“我都不知道你居然会喝酒。”

我盯着他，磕磕巴巴地说道：“我——我以为你出去了昵。”

“忘了点东西。我再问你一遍：你在干吗？”他从我手里夺过了那杯威士忌。

我拼命地想着。“没干吗——没干吗呀。”

他皱起眉头。“这可不像你啊，西德尼。怎么了？”然后，他看到了那堆安眠药。“上帝呀！你想干什么？这是什么东西？”

我实在想不出什么高明的谎言，索性就豁出去说：“是安眠药。”

“怎么回事？”

“我想——想自杀。”

片刻的沉默之后，父亲说道：“我才知道，原来你这么不开心。”

“你阻止不了我的，就算你现在阻止了，明天我还是会自杀的。”

他细细地打量着我。“生命是你自己的，你尽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处置，”他迟疑了一下。“既然你也不是那么着急，我们干吗不出去走一小会儿呢？”

我很清楚他的打算。我父亲是一名推销员，他这是想要说服我放弃计划。不过他不会有机会的，我很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好吧。”

“穿件外套吧，冻感冒了可不好。”

这句话里的讽刺让我不由得笑了。

五分钟后，我们来到了屋子外面。街道上寒风呼啸，没有人在走动，因为气温实在是太低了。

沉默许久之后，父亲终于开了口：“孩子，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还要自杀？”

让我从哪里说起呢？怎么才能让他明白我有多孤独、多压抑呢？我极度渴望一个更美好的人生——却根本没有什么更美好的人生。我想要一个精彩的未来，可精彩的未来压根儿就不存在。每天我都做着五光十色的白日梦，可在每一天结束的时候，我却依然是药杂店里那个送货的小工。

我梦想上大学，可是没钱上。我一直想当作家，还创作了几十篇短篇小说投给《故事》杂志、《科利尔》周刊和《星期六晚邮报》，收到的却都是些打印的退稿信。最后我终于下定决心，不能让自己的后半辈子在这种令人窒息的苦难中度过。

父亲在说话：“……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美丽的地方你没去看过……”

我并没有理会他的话。要是他今晚走了的话，我就可以继续实施自己的计划了。

“……你会喜欢罗马的……”

要是他现在阻止我，我可以等他走了之后再实施。我忙着想自己的事，都没怎么听他在说什么。

“西德尼，你跟我说过，你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个作家。”

他这句话忽然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昨天的事了。”

“那明天呢？”

我困惑地看着他，“什么？”

“你并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人生就像一部小说，不是吗？其中充满了悬疑。在翻开书页之前，你无从知晓后面会发生什么。”

“我知道会发生什么，那就是，什么都不会发生。”

“其实你并不知道，对吧？每一天都是全新的一页，西德尼，都可能充满了惊喜。在翻开那一页之前，你是不可能知道接下来的事情的。”

我想着他的话。这话说得没错，每一个明天的确相当于小说里新的一页。

我们拐过街角，顺着一条偏僻的街道往下走。“西德尼，如果你真的想要自杀，我也可以理解。不过我不愿意看到你太快就把书合上，错过了下一页——你即将写下的那一页——可能会很精彩。”

不要太快把书合上……我真的合得太快了吗？明天的确可能会有一些精彩的事情。

也许我父亲真是一位超级推销员，也许是我结束生命的决心还不够强烈，总之，当我们走到下一个街区的时候，我已经决定要暂缓实施自己的计划了。

不过，我也并没有完全放弃这个计划，它仍然是我的一个选择。



第二章

我生于芝加哥，出生在我自己亲手做的一张餐桌上——至少我母亲纳塔莉坚持这么认为。纳塔莉是我的北极星、我的安慰者、我的守护神。我是她的第一个孩子，新生命的降临让她惊叹不已，这种情绪一直伴随着她。她跟别人谈论我的时候必须借助词典：我是杰出的、天才的、漂亮的、机智的——当时我还不到半岁大。

我从来不管父母叫“妈妈”和“爸爸”。他们更喜欢我叫他们“纳塔莉”和“奥托”，也许是因为这样能让他们觉得自己更年轻。

纳塔莉·马库斯出生于俄国的斯拉维特加，在敖德萨^①附近，当时还是沙皇统治时期。十岁那年，为了逃避俄国的反犹太运动，她母亲安娜带她来了美国。

纳塔莉是个大美人，身高五点五英尺，长着一头柔软的褐发、聪慧的灰色双眸和秀美的五官。她满怀浪漫情愫，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虽然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却通过自学掌握了阅读技能。她热爱古典音乐和书籍，梦想是嫁给一位王子，两人一起周游世界。

她的王子就是奥托·谢契特尔，芝加哥的街头小混混，六年级的时候就被学校开除了。奥托英俊潇洒、富有魅力，纳塔莉为什么会受他吸引那

① 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当时属俄国。

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两个人都是梦想家，但是他们的梦想并不一致。纳塔莉的梦想是一个浪漫的世界：住在西班牙的城堡中，在溶溶月色下乘刚朵拉漫游威尼斯。而奥托的梦想尽是些不切实际的暴发计划。有人说，构成作家的必要条件就是纸、笔和一个混乱的家庭，而养育我的正是这样的家庭。

现在我要隆重推出马库斯家族：两兄弟，山姆和艾尔；三姐妹，波琳、纳塔莉和弗兰。

与此对应的是谢契特尔家族，有五姐妹和两兄弟：哈里和奥托，以及罗丝、贝丝、艾玛、米尔德里德和蒂莉。谢契特尔一家性格外向、不拘小节，很受街坊四邻的喜爱。马库斯一家则是内向保守。这两家人不止是有所区别，压根儿就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不过，命运还是决定要拿他们来给自己寻开心。

哈里·谢契特尔娶了波琳·马库斯，奥托·谢契特尔娶了纳塔莉·马库斯，蒂莉·谢契特尔嫁给了艾尔·马库斯，如果这还意犹未尽的话，那我告诉你，山姆·马库斯娶的是波琳最好的闺中密友。这样的婚姻关系可真够混乱的。

奥托的哥哥哈里是谢契特尔家族中最讨人喜欢的一个。他身高五英尺十英寸，健壮有力，气度威严。假使我们的家族是意大利的黑手党，他就会是家族中的那位参谋。奥托还有其他人有事儿都去找他出谋划策。哈里和波琳有四个儿子——西摩、埃迪、霍华德和史蒂夫。西摩总是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其实他也就比我大半岁而已。

在马库斯家，艾尔最富魅力。他相貌堂堂、幽默风趣，讲究生活情调，喜欢做的事情是赌博和跟人调情。山姆·马库斯则是一位严肃老成的政治家，他对谢契特尔一家的生活方式很看不惯。山姆在芝加哥的多处酒店里经营衣帽间业务。

聚在一起的时候，我的伯伯、叔叔、舅舅们常常会凑到一个角落里，谈

论一种神秘的叫做性的东西。这样的谈话好像很精彩的样子。我暗自祈祷,这样的谈话会一直持续到我长大成人的那一天。

奥托生性爱挥霍,不管有没有钱,他都要享受那种挥金如土的感觉。他经常会请上十几个客人去昂贵的餐厅吃饭,结账的时候再跟某位客人借钱。

纳塔莉却不能容忍跟人借钱或欠债。她这个人有着强烈的责任感。等长大一些之后,我开始意识到他们俩其实完全格格不入。我母亲深感痛苦,因为她嫁给了一个自己无法尊重的人,而这个人也永远无法理解她的内心世界。从我父亲这方面来说,他娶了一位童话世界里的公主,结果却发现蜜月一结束,自己就陷入了无休止的混乱之中。

他们没完没了地争吵,还不是那种寻常的拌嘴,而是满怀仇恨、极其刻毒的大吵。他们找出对方身上的弱点,不遗余力地予以攻击。后来他们吵得实在太凶了,我只好仓皇出逃,躲进公共图书馆,躲到哈代兄弟和汤姆·斯威夫特^①那个宁静祥和的世界中去。

有一天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发现奥托和纳塔莉正在对骂,两个人都满嘴的脏话。我觉得自己再也忍不下去了,必须得寻求帮助,于是去了波琳姨妈、也就是纳塔莉的姐姐家。我这个姨妈矮矮胖胖的,温柔可亲,为人实在又颇有智慧。

我到了之后,波琳看了我一眼,说道:“怎么了?”

我泪眼婆娑地说道:“是纳塔^②和奥托,他们整天吵个没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① 美国系列侦探小说“哈代兄弟”(“Hardy Boys” series)中的主人公,该系列侦探小说诞生于1927年,由多位作者以共同的笔名富兰克林·W.迪克森撰写,刻画了少年侦探弗兰克和乔·哈代这两个备受青少年读者喜爱的角色。汤姆·斯威夫特是“汤姆·斯威夫特”系列探险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天才的发明家,每一次的探险都是围绕他的新发明展开的。

② 纳塔是纳塔莉的昵称。

波琳皱了皱眉，“他们当着你的面吵吗？”

我点了点头。

“好，我来告诉你该怎么办。他们都很爱你，西德尼，他们都不想伤害到你，所以，下次他们开战的时候，你就走上前去，对他们说，你不希望他们再当着你的面吵架。你能做到吗？”

我点了点头，“能。”

波琳姨妈的建议非常奏效。

纳塔莉和奥托正在进行“吼叫竞赛”时，我走到他俩面前说：“不要这样对我。求求你们，不要当着我的面吵架。”

听了我的话之后，他们两个人都懊悔不迭，满脸愧色。纳塔莉说：“当然可以，你说得对，宝贝。以后不会这样了。”

奥托说：“对不起，西德尼。我们没有权利把自己的问题强加到你的头上。”

自那以后，争吵并没有结束，不过至少，吵架声是隔着卧室的墙壁传过来的。

我们总是不停地从一座城市搬到另一座城市，因为奥托总在不停地换工作。如果有人问我我父亲做的是什工作，我的回答会因我们当时所在的城市而有所区别。我们在得克萨斯的时候，他的工作地点是一家珠宝店，在芝加哥是家服装店，亚利桑那则是一座已经挖空了的银矿。在洛杉矶的时候，他的工作是卖墙板。

每年有两次，奥托会带我去买衣服。“服装店”是停靠在一条小巷里的卡车，车里满是各式各样的漂亮衣服。那些衣服很新，连标签都还在，而且价钱便宜得要命。

1925年，我弟弟理查德出生了。当时我八岁，我们一家住在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市。我还记得当时自己是多么地兴奋，我有弟弟了，有了一个对

抗黑暗力量的盟友。那是一生中最令我激动的事情之一。我为我俩制定了宏伟的计划，满心都是期待：等他大一些，我们就可以一起去做很多事情了。在他长大的过程中，我推着他跑遍了整个加里城。

大萧条期间，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就跟《爱丽丝漫游奇境》中的情景相仿。奥托在外面操持他幻想中的超级大生意，我和纳塔莉、理查德则住在阴森、狭小的公寓里。然后，奥托会突然现身，宣布自己刚刚做成了一笔大买卖，每星期有一千美元的进项。我们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就稀里糊涂地去了另一座城市，住进了豪华的顶层公寓。一切就像是一个梦。

事实证明这一切就是一个梦，因为用不了几个月，奥托的生意就会再一次打了水漂，我们又得搬到下一座城市，回到小公寓里面去住。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流离失所的难民。如果我们家有族徽的话，那肯定是一张搬家卡车的图片。十七岁之前，我住过八个城市，上过八所小学和三所中学。我总是所在街区里的一个新来的孩子——一个局外人。

奥托是一个伟大的推销员，我去新城市的新学校报到的第一天，他都会带我去见校长，几乎每次都能说服对方让我升一个年级。这样一来，我始终都是班上最小的孩子，结交朋友的障碍又多了一重。我也因此越来越害羞，假装自己就是一个喜欢孤独的人。这样的生活真是让人崩溃。每次我刚要跟别人交上朋友，离别的时候就到了。

纳塔莉给我买了架小小的二手立式钢琴，我也不知道她打哪儿来的钱。她还坚持要我去上钢琴课。

奥托问道：“为什么要他弹钢琴？”

纳塔莉说：“你就看着好了，西德尼有一双音乐家的手呢。”

我很喜欢上钢琴课，可是几个月之后就上不成了，因为我们得搬到底特律去了。

奥托最喜欢炫耀的事情就是他这辈子从没有完整地读过一本书。我

对于阅读的热爱都是纳塔莉灌输给我的。我喜欢坐在家里，看自己从公共图书馆借回来的书，这让奥托很是担心，因为他觉得我本来应该在街上打棒球。

他总是说：“你这样会把眼睛弄坏的。你怎么就不能学学西摩堂兄呢？他正在跟别的男孩子一起踢足球呢。”

哈里叔叔就更过分了。有一次，我听到他对我父亲说：“西德尼看书看得太多，没什么好结果的。”

十岁的时候，我开始尝试自己写东西，事情就变得更糟糕了。当时有一本叫《早慧》的儿童杂志举办了一次诗歌比赛，我就写了首诗，让奥托帮我寄过去参加比赛。

我写东西的事情就已经让奥托很紧张了，看到我还写诗，他就更是紧张得不得了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怕我的投稿被杂志退回来，害他丢面子，于是就把我的名字去掉，换上了我叔叔艾尔的名字，然后才发了出去。

两周后，奥托跟艾尔一起吃午饭。

“奥托，真是活见鬼了。那个《早慧》杂志给我寄了张五美元的支票，搞什么搞啊？”

这么着，我的第一篇专业级作品是以艾尔·马库斯的名字发表的。

有一天，我妈妈上气不接下气地冲进家，一把抱住我欢呼道：“西德尼，我刚刚从比衣·凡克特那里回来。她说你以后会名扬全世界的！很奇妙是吧？”

比衣·凡克特的通灵能力是很出名的，有很多熟人都证实了这一点。

但是在我看来，最最奇妙的事情是我妈妈居然相信了她的话。

说起二三十年代的芝加哥，你联想到的就是嘈杂的城铁列车、运冰块的马车、拥挤的海滩、脱衣舞夜总会、牲畜围场的气味、情人节的杀人事

件——七名暴徒在车库里靠墙站成一排，随后被机关枪扫倒。

那时候的学校教育跟城市本身一模一样——粗鲁而充满暴力，不是“演示与讲述”，而是“摔打和恐吓”。摔东西打东西的可不是学生，而是老师。我念三年级的时候，有天上午，一个学生说话惹恼了老师，她就顺手抓过一只厚重的玻璃墨水瓶——这种瓶子每张课桌上都有一只——隔着全班同学就扔过去了。如果瓶子砸到那个同学的脑袋，他就必死无疑了。当天下午我吓得都没敢回学校去。

我在学校里最喜欢上的是英文课。课上的一项任务就是轮流朗读一本叫《埃尔金读物》的书上的简短故事，里面有坡、欧·亨利、塔金顿的作品。我当时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老师会说：“把书翻到第二十页。”而那一页上的故事正是我写的。这个梦想从何而来，我不得而知。也许是很早以前的一位老祖宗传给我的吧。

国王饭店的十楼是我们街区的奥尔游泳池^①。一有机会，我就会带上理查德去泳池玩耍。他现在已经五岁了。

那天，我让理查德在浅水区玩，自己则往深水区那边游去。我跟别人闲聊的时候，理查德爬出泳池来找我。他走到深水区这边时，脚下一滑，掉进了泳池。我目睹了这整个过程，赶紧一个猛子扎下去，把他拽了出来。

永别了，奥尔游泳池。

十二岁那年，我在芝加哥马歇尔牧场小学读七年级。有一堂英文课，老师让我们按自己的想法写点东西。我决定写一个剧本，讲一名侦探调查一起谋杀案的事情。写完以后，我把剧本交给了老师。她看了剧本后，把我叫到她的办公桌旁，对我说：“西德尼，我觉得你写得真是太好了。你愿意

① 迪斯尼 1928 年出产的一部影片片名即《奥尔游泳池》(The Ole Swimmin' Hole)。